

天窗

钟叔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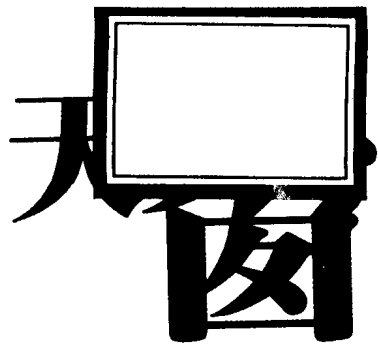
人类学会开天窗，给闭塞黑暗的洞穴引进光明和生气，
实在是二种技术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
是猴子变人重要的一步……

读此书，必须格外小心——

在先生是随意的引用与点拨，可能就隐藏着一个玄机……

湖南文艺出版社

04 / 角度



钟叔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窗 / 钟叔河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10

ISBN7—5404—3397 -3

I.天... II.钟...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690 号

天窗

角度 04

作者: 钟叔河

责任编辑: 谢不周 张 辉 李永平

整体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市场总监: 张 辉

出版统筹: 兄弟文化

插图: 谢 颖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E-mail: brother-culture@vip.sina.com

社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刷: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12 千字

印张: 5.625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4-3397-3/I · 2128

定价: 15.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小

引

从七岁到五十岁，没有住过通明透亮的屋子。半夜从黑暗中醒来，只有头上方一小块微明，可以让自己产生一点想像，因此我对天窗一直抱有一种好感。去年从美国回来后，写过一篇《天窗》，寄到一家报纸的副刊去，却没有登出来。这次周实和李永平两兄叫我将新写的东西编成一册，便将它收了进来，全书亦以此为名。

这一册共收文五十七篇，有五十五篇都是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夏天所写，只有两篇旧文因有较多增补，乃是例外。但即使除掉这两篇，一年中仍写了五十五篇，对于我这个多病的退休老人来说，也要算是从未有过的“高产”了。

这都得感谢朱纯。她本是一个坐不住的人，退休以后，前些年总是邀二三个老太太出外旅游，再不就是往女儿家里跑。用朋友们的话来说，就是她主外，我主内。去年夏天，我和她开始学电脑，我笨手笨脚，她却一学就会。虽然最初的动力也许只是为了和

女儿“见面”聊天，还有就是玩麻将，但很快又掌握了电脑写作和通信的本领。用她高兴时的话来说，“看见一段一段文字，一篇一篇文章，从自己的手指下面流出来，立刻就登在报刊版面上了，又不必再抓早就厌烦的笔杆，真有意思。”

于是，反右后一直懒于提笔的她，大半年来居然也在深圳、郑州和长沙的报刊上发表了好些小文。兴之所至，她将我的文章也拿到电脑上去打字，修改，发稿，存底，节省了我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如果没有她，在这一年中要将《学其短》（《念楼学短》的续集）三百多节定稿付印，还要写出这五十多篇东西，即使不说不可能，至少也会要大打折扣。

书名原拟叫做《天窗集》，和前年印出的《念楼集》和去年印出的《偶然集》相衔接。李永平也觉得天窗之为物很有意思，却以为不要“集”字更好，于是便去“集”而只留下了“天窗”。但我仍决定将这一册分为两辑：原来以“念楼杂抄”为题发表在《文化广场》和《后花园》中的三十篇，还叫“念楼杂抄”；另外二十五篇可以算作随笔的东西，则依然叫作“天窗小集”。《天窗》之中又开个小“天窗”，所以不嫌重复者，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于天窗的特别纪念而已。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小引..... 钟叔河

天窗小集

太行山的笑话	二
给张吉霞	六
买旧书	八
兰德、丘吉尔和裴度	一十二
记得青山那一边	一十六
吃笋	二十
《学其短》自序.....	二十二
望过年	二十四
To Philomather 的人	二十六
润泉纪念	三十
苏州的旧梦	四十
旧时风物忆江南	四十二
小说家言	四十四
《川上集》	四十八
果戈里的人物	五十
天窗	五十二
为陈寅恪胡适说话	五十四
烈士原来是才子	五十八
长沙的春卷	六十二
黄公度先生百年祭	六十四
题《起死回生》稿本	六十五
古人写书房	六十六
《李锐先生米寿纪念集》	七十
老社长	七十二
“错就错在有思想”	八十二
时务学堂何处寻	八十八
感恩知己廿年前	九十二

目

录



老人家的尴尬	一零二
只能等鬼来	一零四
死了还要斗	一零六
土地庙的老鼠	一零八
吃瓦片	一一零
炒栗子	一一二
书的故事	一一四
人肉馄饨	一一六
珍珠娘	一一八
拔头发	一二零
县尉下乡	一二二
截成一样长	一二四
乐天侍儿	一二六
沐浴佩玉	一二八
伟大的戏子	一三零
鹅鸭谏议	一三二
九里松题字	一三四
张冠李戴一例	一三六
人之将死	一三八
好的寓言	一四零
披沙拣金	一四二
什么东西	一四四
艺人的待遇	一四六
隔壁王阿奶	一四八
潘鸿教子书	一五零
“此亦人子也”	一五二
重读韩文	一五四
蔡京的老实话	一五六
两码事	一五八
囊萤映雪	一六零

天

窗

小

集

太行山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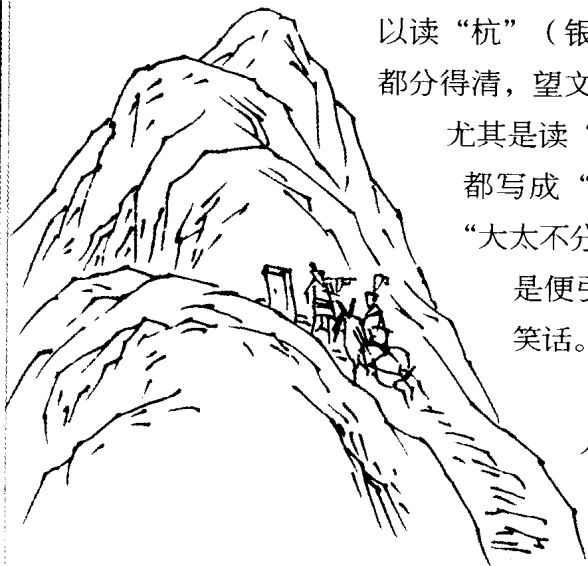
中国山多，人也多。若问全国多少亿人最熟知的是哪座山，那一定是太行山。因为“天天读”过“老三篇”，都知道有一座太行山挡路，自己的任务就是“每天挖山不止”，以期“感动上帝”来把山搬走。虽然太行山至今还纹丝不动，山名却早已“深入人心”，加之《我们在太行山上》一唱好多年，谁还能说太行山的知名度不高呢。

现在我再锦上添花，来讲一个太行山的笑话，却是从前人笔记中看来的。为了讲它，先还得讲一讲汉字。汉字的特点之一便是多音多义。比如说“大”字，它既可以读“瘩”（大小），又可以读“代”（大夫），又可以读“泰”（太极）。又比如说“行”字，它既可以读“形”

（进行），又可以读“杏”（品行），又可以读“杭”（银行）。这在口头上谁都分得清，望文生义时却不免夹缠。

尤其是读“泰”的“大”，后来都写成“太”了，在古时却“大太不分”，更容易混淆。于是便引出了这个太行山的笑话。

说的是有主仆二人出外旅行，行至大山前，见一座石碑，上面刻着



“太行山”三个字。主人十分高兴，大声道：

“今天见到太行（杭）山啦！”

“老爷您认白字了。”仆人说：“这碑上刻的明明是大行（形）山，您怎么认成太行（杭）山了啊？”

主人见仆人无知，便告诉他，这里本来是太行（杭）山，碑上的“太行”二字应该读“泰杭”。仆人却坚持说是“太行”（形），认为主人认了白字不服输。后来主人有点生气了，仆即便说：

“何不干脆找个本地人问一问，如果真是太行（杭）山，我宁愿老爷扣掉我一吊钱工钱，算是认罚；如果是太行（形）山呢，您便奖给我一吊钱去喝酒，好不好？”

主人见仆人又蠢又倔到了这样的程度，反而转怒为笑，便答应了他。正好路边有一处学堂，主人心想找读书人问问更好，便带了仆人进去，见到一位教书的老先生，便要求在学堂里稍事休息，随即向老先生说明原委，请他裁判。老先生听后，笑呵呵地指着仆人，对主人说：

“您就赏一吊钱给他吧。”

“如何，我说的不错吧！”仆人快活地叫了起来，立刻向主人讨了一吊钱，兴致冲冲地买酒喝去了。仆人一走，主人便埋怨老先生道：

“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怎么也跟着蠢奴才说话呢？”老先生一直在笑着，听主人这样一说，笑得更厉害了，回答道：

“您也真是的，输一吊钱算什么，让这蠢东西一世不认得太行山，岂不好么。”

这则笑话，我所见最早的文本，在宋人李之彦《东谷所

见》中。明人赵梦白《笑赞》，清人金埴《不下带编》，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均有记述。清人重考据，对笑话也要来认真，《不下带编》引《资暇录》云：

太行（杭）本俗称，当以太行（形）为正。《山海经》：“太行（形）山，一名五行（形）山。”《列子》直作“太形”，则形乃本音也，知之者鲜矣。

《两般秋雨庵随笔》文笔颇佳，也举《山海经》、《列子》为证，说：“此仆之考核，胜乃主多多矣。”

此类考据文字，读来均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感。到底是行还是形，专门家也许可以去讨论。使我这种不搞学问的普通人觉得有趣味的，却是学堂老先生最后说的那句话，而以赵梦白的文本最为隽永：

你输他一次东道不要紧，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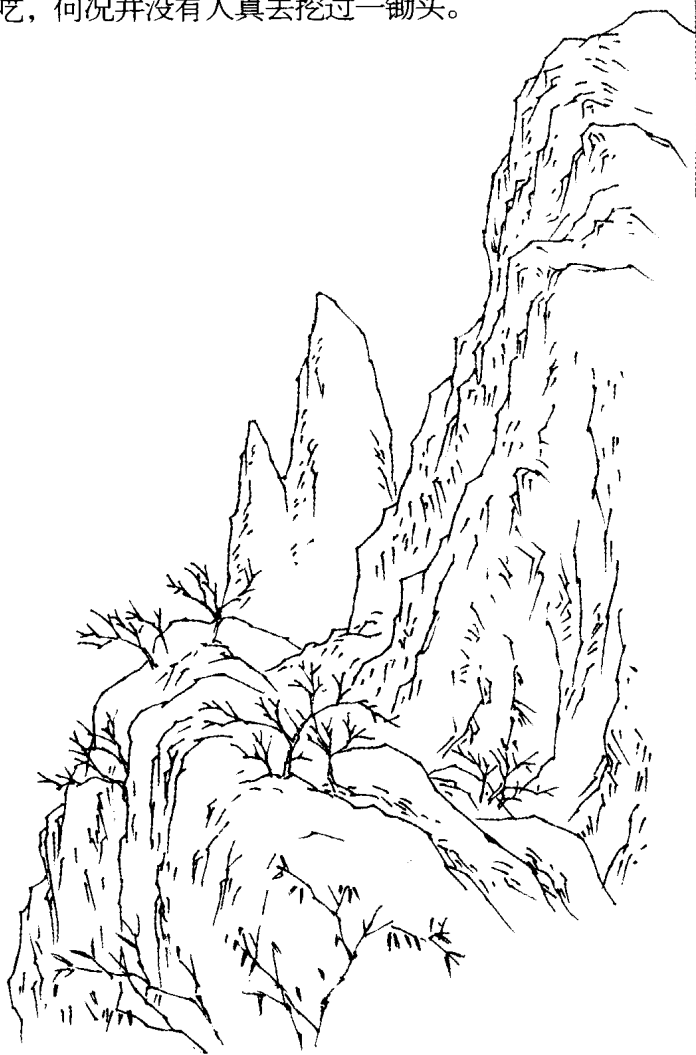
梁绍壬的按语也很妙：

老儒之言，甚有意味；盖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辨也。

在我们一生中，硬要将太行山叫做大形山的情形，恐怕也见到过不少回吧。将遍地碉堡的小叫化国称为“社会主义明灯”，将考场交白卷的考生称为“学习模范”，如今拍了去夺奥斯卡奖影片，又将焚书坑儒杀人万干的暴君称为“护

国护民”的“英雄”了。当一阵风压倒一切时，吾侪小民还敢“与之辨”吗，也只能“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去他妈的算了。

好在太行山仍然巍然不动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上帝却如尼采说的那样“死掉了”。山本来是移不开挖不动的，移山填海，无非梦呓，何况并没有人真去挖过一锄头。



给张吉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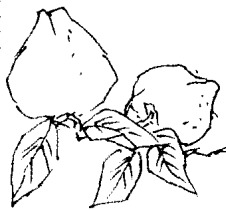
大前年长沙办书展，外地同行颇有顺道过访者。而我退休已久，于现时编书出书之事一概茫然，事实上早已成了外行，故晤对时说得少听得多。因而发现，不少年轻同行的锐气和勇气，甚至还有见识，实在比八十年代的我强得多，更不要说比眼前的七十衰翁了。

张吉霞来访时，原以为也是位年轻同行。交谈后才知道，她不是编书的而是管出书的，不是同行而是一位干部同志，这就更加难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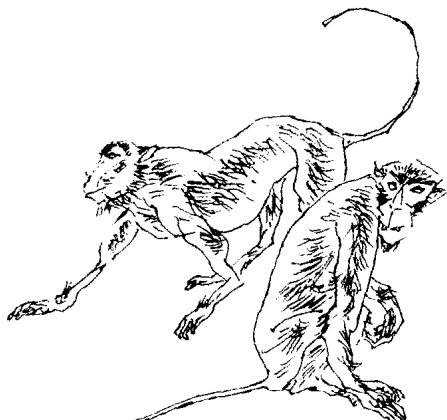
昨天，住在楼上的周实拿了几张画给我看，说是个小学六年级生画的插图。我看画的水平亦不过小学程度，于中国版毕加索和仿八大山人写意的插图，老实说看不懂。对这几幅画，倒觉得有点意味，便问是给什么人画的。周实又将一页清样摊出来，标题“朝三暮四”，原来是个老掉了牙的故事。

但往下看去，当小朋友拿着果子对猴子们说“早上吃三个，晚上吃四个，怎么样”时，猴子们却并不发怒，只是无表情地望着他。

事情并未像《庄子》书上说的那样开始，小朋友还以为猴子没听懂，于是仍然照着书上说：“那就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却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把我们当白痴呀？你以为，我们还是庄子说的那些猴子吗？都过去几千年了，还来



这老一套，我们还会上第二次当吗？你也太聪明过头了吧！

真是妙语如珠，绝无陈旧感。

作者是谁，原来就是大前年见过的张吉霞。她给我的惊喜，正不亚于大前年。

也是大前年，我在《学其短》时，把苏东坡“亦谪居一喜事也”转述为“也是我下放以后的一大喜事”。有那么位好心的先生便提出：“谪”是臣子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偏远地区去，是贬义词；“下放”是把知识分子放到工农群众中接受改造，并无贬义；若将二者等同，干部下放政策岂非变成遭皇帝贬谪了么？

旧事重提，不是向张吉霞泼冷水，只是给她一个提醒，讲俏皮话恐怕还得注意点。因为在咱们这里还是老实人多，历来黑白分明，太行（泰航）山是决不能写成太行山的。

不会上二次当的猴子毕竟难逢，话还是要使普通猴子听得懂才好罢。

[后记] 太行山故事见前篇。周作人《打油》诗有云：“平生怀惧思，百一此中寄。招臂至见血，摇头作游戏。骗尽老实人，得无多罪戾。说破太行山，亦复少风趣。且任泼苦茶，领取塾师意。”可以参看。

买旧书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一九四八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作名字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虽然那时读不懂现在也读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四八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尤为我所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闇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二角（一碗寒菌面的价钱），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撕



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这真是有心人搜求旧书的大好时机，可惜我那时正因为爱看旧书不积极学习猴子变人受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一个大包袱，正所谓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眼睁睁错过了机会。

一九五七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二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数口，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为一九六一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曰：“莫急，莫急，我只拿这本书问一个小小的问题。”一面迅速走向柜台向店员道：

“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店堂里贴有告示，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口袋里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重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人家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并非淫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被选掉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